

游山西·读历史

山西地区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之

游  
学

连通与拱卫的中枢(二)

杜学文

中华地区的核心地带为中原。这是一个以文化认同为正统的地域,其核心地带在晋陕豫交界地区,然后向周边延展,因文化的同化使中原的地域范围改变。从《禹贡》的“五服”中可以看到,它是一个以中原为同心圆,不断向周边同化的结构。早期的核心地带在晋南汾河流域,以陶寺为中心,陶寺是天下之中。夏立后,这个中心出现了向南转移的态势。天下之中到了黄河以南的河洛地区,并拥有了历史上稳定性,这种转移乃是由华夏地域的拓展决定的,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之光大决定的。

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,我们发现中国历代之都城大致在这样一个范围,即中原核心地区范围之内,最重要的如今西安、洛阳、开封、北京,以及相对次要的邺,即今之河北临漳与河南安阳一带。这些统一政权的政治中心虽然不一定是文化中心,但均在晋地之周边。大致可以这样来形容,就是从西向东再往北,以汾河流域为圆点,形成一个半月形,分布在黄土高原或其周边地带。一般来说,黄土高原的海拔要高于这些都城的所在地。也就是说,黄土高原地带不仅在物产等方面可以支持这些政治中心,在地理条件方面也成为了这些中心的护卫之地。而这种支持与护卫最典型的地域就是山西。假如山西以并州为中心的话,它距西安、洛阳、北京的距离大致相等,有支撑都城战略地位。

首先是地域关系。西安在渭河流域之关中盆地,是黄土高原最肥沃的地方。所谓“阡土惟黄壤,阡田惟上上”,是最适宜于农耕生产,社会财富最集中的“上上”之地。汾河平原亦具有相同的地理特征。汾河与渭河,虽地跨晋陕二省,但在地理气候条件诸多方面却具有一致性。汾河平原、渭河平原及河南之伊洛一带均为河流冲击平原,统称汾渭平原。汾渭地堑经汾、渭二河冲击而成,其延伸方向与汾渭地堑走向一致,整体呈狭长的新月形,因黄河与中条山分割为陕西之关中平原、山西之汾河平原,以及河南之伊洛盆地与灵宝盆地。有论者把这一地区的形状形象地誉为飞翔的凤凰。三门峡、洛阳为凤头,汾河、渭河流域分别为左右两翼,均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。这一地区气候条件虽有差异,但总体可以满足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的需要,农业开发历史悠久,有丰富的传统农业经验,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成熟的农耕地区。今北京虽然在华北平原,但依然在燕山、太行山脉之侧。沿太行山东侧向南行走可达河南之安阳,即邺城附近。北京的母亲河为永定河,而永定河源头之一在山西宁武县。由此东流,为桑干河,与另一源头内蒙古兴和县之洋河相汇成永定河。永定河与潮白河、温榆河共同在北京形成了冲击平原,携带了大量的黄土细沙,随季节水势的变化而改变河道,被称为“小黄河”,亦称浑河。在这样的冲击平原上,极有利于农业的发展。大致而言,山西虽然地处黄土高原,但与那些作为都城的地区有着非常紧密的地域联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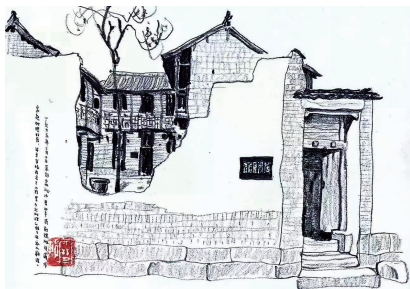
其次是交通道路。从草原进入中原,可以从东北地区进入,亦可以从西域地区进入,但最便捷的通道是从晋地进入。从山西北部进入,只要翻过晋地之雁门关,即已进入中原,再南行即可俯视平原。晋地地形复杂多样,但却由此显现出更多的可能性。在燕山与阴山之间有通道可南北行,在燕山、太行山一线,有许多连接平原与高原的通道。其中的太行八陉最为典型。可以说,从太行山东进南下,均需走这些隘口,而要进入关中平原,黄河沿线有许多渡口,最著名的如蒲津渡、风陵渡、大禹渡,以及茅津渡等,均为地接三省之地。山西尽管表里山河,但亦四通八达。一旦拥有山西,可控华北、河内、关东各地,且均呈俯冲之势。从高原至平原,山西具有地利之便。

再次是战略地位。尽管晋地为农耕文化的重要发祥地,但由于其地形多样,地势复杂,各地发展演化的程度并不一致,因而亦有很多半耕半牧或以畜牧为主的族群。长期以来,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,其生活习性与文化亦各有异。山西地处中原与草原的交界地带,是草原族群与中原族群相互博弈的焦点。或进或退,或战或和,不一而足,总体来看,呈现农牧进退的状态。但这种进退并不是绝对的,而是相对的。基本上以长城为界,游牧族群进入长城以南,需改变其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。农耕族群进入草原长城以北,亦难继续其原有之农耕形态,或退而南返,或转化为游牧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,拓展了北部农耕地带,但不能进入更北的地区,只能修筑长城以为掩护。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,直接暴露了中原之战略防线,使中原地区失去了地域屏障,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。历史时期各方势力在三晋之地你来我往,攻守博弈,主要是为了争夺战略主动权,能够控一方而摄天下,其次才是争夺财富与土地。北魏迁都于平城今大同,使拓跋鲜卑据有了控制中原的战略优势,而进一步南迁洛阳,则进入了中原核心地带,据有文化正统势所必然。由此,据有晋地,则对同时期的都城形成强大的影响。

山西地区的拱卫作用在考古发现与史籍记载中均有突出的表现。夏立,都城不再定于陶寺,而是南迁于平原河洛地带。周时,晋地这种拱卫作用表现得更为突出。西周封唐,后改为晋,其地大约在晋南汾水流域之侯马与翼城一带。传言曰周成王与其弟叔虞戏言而终于封叔虞于唐国。后唐叔虞之子晋侯燮父改唐为晋。除晋之外,齐、鲁、卫均在太行山之南的平原地带,以至于海,正是商人控制的重要地带。而唯晋在太行山、中条山之北,占有高原地带,形成战略优势。秦汉时期,山西的这种屏障地位表现得更为突出。秦始皇立,三次东巡,均经晋地。至汉,匈奴屡南犯,兵围马邑今朔州,韩王信降匈奴,致使山西之北部尽为匈奴所占,对关中地区形成威逼。北魏时期,拓跋鲜卑迁都平城,临中原之门,终至洛阳。而留居北方的六镇官民中群雄迭出,杨氏终于建隋。隋炀帝杨广三次巡视山西,发丁十万建太原至黄河之北榆林一带的驰道,在娄烦建汾阳宫。唐时,李氏在晋阳起兵,成盛唐之大业。时长安为都城,洛阳为东都。武则天时在太原设北都。唐玄宗时继在太原设北都,后为北京,同时升蒲州为中都。可见唐对晋地之重视,亦显现出晋之战略意义非同一般。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于辽,使中原失去了战略屏障,直接暴露在契丹以及女真、蒙古等北方游牧族群面前。山西成为南下中原的战略基地。宋辽金元及西夏攻守博弈,山西成为焦点地区。蒙元南下,木黎华率兵攻占山西,金朝即亡,终建元朝。明清时期,北方游牧族群仍时时南下。明在长城沿线建九边重镇。宣府、大同、太原、榆林四边均与山西有关。特别是大同镇驻大同,太原镇驻偏头关,形成了一条从山海关至嘉峪关的防护线,其核心地区即为山西。从这一简略的梳理可以看出,由于山西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,一直是中国极为重要的战略中枢。所谓天下形势,必有取于山西;京师之安危,常视山西之治乱。不论是连通东西南北,还是拱卫京师天下,山西之地位极为重要。



丰子恺故居日月楼,罗雪村作品



赵树理故居,罗雪村作品



季羨林为书房速写题词 罗雪村画

旧事 我与罗雪村

李辉

过去每逢春节,文艺部总是会将退休的老编辑们请回来,与我们相聚。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,叙友情,传帮带,一种文化传承,尽在其中。后来,因为一些变化,年轻编辑再也没有机会与前辈编辑相聚畅谈了。九十高龄的老主任袁鹰先生,甚至提议,可否由退休老编辑组织,请大家春节相聚。他的理由很充分。因为,共事许多年的同仁,每年就期盼着一年一度的相聚,年岁已高者,尤其珍惜。袁鹰其情之深,其意之切,令人感慨。

陈原兄初到报社在文艺部分管的《讽刺与幽默》工作,一天,忽然一位长者推开他的办公室,说是送稿子来。放下稿件,他就离开。陈原一打听,原来是总编辑谭文瑞,笔名“池北偶”,他写讽刺诗,方成或者丁聪配画。好多年里,无论社长、总编、副社长、副总编,大家都高兴兴地叫老胡、老李、老谭、老范、老吴、老

王,几乎很少称呼职务。同事之间,更是直呼其名,气氛轻松而融洽。版面上文章如果哪位老总提出要撤稿或者修改,编辑如果觉得可以商榷,随时推开老总的门,据理力争,如非原则性问题,最后老总一般都会采纳,还对你一笑。有些年,食堂吃饭,社长总编和大家一样排队,拿到饭,便和大家坐在一张桌子上,边吃边聊。袁晖兄讲过一件事情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社长是高狄,他来晚了,想吃饺子说已卖完。高狄说:“我就要吃饺子。”厨师一看是社长,马上说:“马上包,马上包。”站在后面的袁晖,也把碗放过去,说我也要。厨师一笑:“你添什么乱呀?”诸多趣事,如今已是远去风景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雪村从世界知识出版社美编调到文艺部,彼此共事二十余年。很少有人如雪村性情如此纯真、透明,感觉有时他活在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里,身边纷纷扰扰的东西,不入他眼,不在他心,与他无关。

第一次见雪村喝多,是庆祝袁鹰先生八十大寿,一杯又一杯,劝都劝不住。还有一次在上海,我们一行人坐在衡山路边喝啤酒,雪村微醺状态,主动要求讲他年轻时在上海工作时的故事,性情中人,由酒浇灌而开花。年轻同事如果说到雪村,总是会提到每天晚上,他牵着妻子的手在院子里散步。退休,他搬走了,院子里,从此少了这一让人羡慕的浪漫一景。

刚到文艺部,雪村在美术组当编辑。每逢开会,他很少言语,手却从来没有停过。他不停地画会场速写,画坐在身边的同事。如到外地采风,他也不停地画,有几次,因为等他,出发总要耽误一些时间。大家熟知他,理解他,从来没有因为他的迟而不快。在文艺部,勤奋者如斯,雪村首屈一指。

雪村一画就是二十年。他笔下的人物肖像,简洁而越来越有神。有幸与他同事,他为我画过好几幅。有一幅,简单几笔的勾勒,见过的人都说特别传神,我珍藏至今。从美术组调到副刊组,可以说是雪村做出的一个最好选择。编辑副刊,可以接触更多的文人,他的天地为之一宽。与文人交往,他坦诚相交,闲聊与阅读,文化情怀愈加浓郁。二十年,画像不止,他学习丁聪肖像风格,又形成自己特点。雪村很用心,他把所画文人肖像,经常请那些文人在上面题跋,包括我所熟悉的不少老人,如萧乾、季羨林等。前几年,他将这些肖像与题跋集中一起,曾办过一次展览,观者为之赞叹不已。在为许多文人画像的同时,雪村也开始写作。他体味文化,留意为文人画像的过程。二十年,他笔耕不辍,对历史、对笔下人物,体味颇深,有见地,其文字也越来越干净利落,恬淡而隽永。

早在几年前,我与雪村说,一定想办法为你编选出版一本文人肖像集。如今,这一愿望终得实现。

雪村所画文人肖像甚多。我建议他,最好每幅肖像能配上简略的文字,叙述笔下人物的印象。雪村非常认真地写下几十篇。这样一来,只好忍痛割爱,先将所写第一批人物的文章与肖像,结集为第一册。希望以后,他的这一系列还会继续编选出版。当然,这不只是为雪村,更是为了文人群体,为了我们共同经历的一个时代。我们在雪村笔下的文人肖像与文字的呼应中,感怀历史,将流逝岁月留存。

心语

闲话刘姥姥

张朝曦

母亲九十虚岁生日前,我的一帮知青朋友要来拜寿,母亲知道他们与我乃患难之交,还是婉拒了,她晚年行事低调。一年过去,母亲已仙逝,寿宴从此罢了。

最近,两个业余文艺团体在筹演“红楼韵”音乐会,均有好友在其中忙碌,各有千秋。我想,母亲若在世,想必会让我推了轮椅陪她去欣赏,她太熟悉、太喜欢《红楼梦》了。

母亲初读《红楼梦》大概是私塾念到最后,去县城里上中学之前。以她大家族的生活环境,荣宁二府那些场景,读来并不陌生,至于书中人物,她首先聚焦的肯定不是刘姥姥。后来家道落魄,尝尽世间炎凉,再读《红楼梦》,母亲才对刘姥姥有了更多的注意。

看电视剧《红楼梦》刘姥姥一进大观园,母亲大赞演员把刘姥姥演绝了。因为母亲亦有过呼天不应唤地不灵的无奈窘境,求人的难堪难受她经历过。不过,演到刘姥姥的孙子板儿见食就抓的没出息样时,母亲回过头指着电视机前的我们谆谆教导:“你们可听好了!绝不能把孩子带成这个样!”

“文革”时期,我们落难回乡。我走在山下河边小镇,一老木匠一把拉我进他那小铺,拿出沾糖糍粑,让我悄悄快吃。我吃的莫名其妙,回去问母亲,母亲不说原因。等我看过《红楼梦》,有资格参与父母间的红学讨论了,聊起刘姥姥三进大观园,一片凄惨悲凉。刘姥姥感恩图报,对王熙凤抚慰有加,受托孤寻巧姐,母亲感叹颇多。她想起多年前我吃糍粑那事儿,问:“你知道那木匠是谁人吗?”我摇头。母亲告诉我,老木匠过去很穷,把小女儿送我们家打工,谋条生路,我们对她很好,情同姐妹。

早年,父亲订有《人民文学》,我看到上世纪50年代某期上刊有一篇杂文,文章先简述刘姥姥三进大观园,认定盛极而衰是必然的,觉得有意思,跟母亲聊,母亲说,牵强附会,糟蹋《红楼梦》。

母亲关于刘姥姥的评论归纳一下就是,一,旁观者近观大观园;二,小人物人格尊严表现不同,但绝对有;三,危难之际还是底层的人够朋友。这不仅仅是她读书思考,更是她一生的体会。可叹,不能再与母亲讨论分析刘姥姥了。